

对城市撒娇

黄惠子

在我对人说着“我已经比以前坚强很多”的时候，我正捧着一杯浓的热咖啡，慢慢地走在这城市晚间。舒服的运动鞋。纯白的柔软的大单肩包。毛茸茸的黑围巾。一点点的寒意，一杯热咖啡就抵挡过去。庞大的不认识的人们。炫了目的霓虹。

慢慢慢慢地走过这些与那些。很想问问这城市，关于一棵树的年纪。很想对这城市说，可不可以再多一些喝奶茶的地方。很想无理地要求这城市整个地倒挂过来，看看附着和掉下来的究竟都是什么。很想放肆地对这城市踢上一脚，然后听它的痛处在哪儿，或者它会默默地包庇我呢。很想缠住这城市要一首歌永远也放不完，要一家店永远也不关门……

途中买到了一本漂亮的本子。它将成为我的第22本日记。真巧啊，我正走在生命的第22个初冬里面。

城市啊城市，你好吗？

明天你又会降临怎样的景色呢？

程乃珊的文章里说，香港的半岛、洲际、文华、四季、港丽等豪华酒店的餐厅，是禁止幼童入内的。有内地游客愤而投诉，说是年龄歧视，但港人很认可。

孩子是没有豪华概念的，他们更喜欢墙上可以乱涂，泥地里的小虫小花，小鸡小鸭无拘束地走来走去。喜欢自然自由的环境。

看看《爸爸去哪儿》中的几个孩子。海岛那次，王岳伦父女误了航班，最后抵达，剩下的房子像是废弃多年无人住的，一席土炕梆梆硬，到处结着蜘蛛网，王岳伦忍不住叹气，可是问女儿王诗龄喜欢吗，王诗龄想都不想就说，喜欢！有一次挑房是爸爸先比赛不眨眼睛，谁胜谁的娃先挑房，辛辛苦苦得了第二的模特张亮，儿子天天却挑了最远最破的房子，矮到他爸的腰都挺不直。比较在意舒适清洁的（非豪华）是田亮女儿森蝶和林志颖儿子小kimi，可是有一次林志颖抽到最破的房，kimi赖在门口不肯进，林志颖说，kimi，你看这个房子是不是很酷，kimi立刻转忧为喜，很酷，当然很酷啊。

周围的成人们，不知道有多喜欢豪华，豪宅，豪车，豪华家具，豪华旅游……

连和孩子有关的一切，玩具，学习用品，幼儿园，也都冠以豪华，他们以为，孩子也喜欢。

有一位当官的父亲，有赴豪华宴席、住豪华宾馆的机会，常常带着儿子，说是为了让孩子长见识，动机也算对，总之比那些在外头花天酒地忘了妻儿的官员强多了。随着儿子长大，父亲官位也节节攀升，有一天儿子忽然宣布不跟了，当爹的高兴，说儿子长大了。

谁知之后儿子与父亲越来越疏离，几乎不讲话，小小年纪流露厌世情绪，更意外的有一天父亲偶尔看见儿子的日记，儿子竟然有有这样的父亲羞耻，对父亲充满仇恨，恨不能杀了他……父亲吓傻了，认为儿子有心理疾病，求教心理医生，心理医生听到孩子小时候出入豪华的那段，一拍桌子说，就是它！

那些场合，推杯换盏之间，出于需要，或出于礼貌，人和人往往言不由衷口吐莲花，而一回头就说这人装得可像，那人是个白痴，美女是个老太婆。你以为孩子小啥也不懂，其实他全都接纳，提前见识了人心浮华。

放假在家，正看着电视剧跟着傻乐呵呵呢，外婆从客厅愠怒而来，手伸到我面前：“遥控器拿来！”我扭扭问：“怎么你要看的节目到了？”“哼！我要把电视剧给你关掉！不愿待你家

元旦天好，女儿约我到玄武湖去“走湖”，说要用一种新鲜且健康的方式迎接她和我的“一生一世”。我对这个提议充满兴致，早早与她在太平门会合，开始我们的环湖步行。

天气真是非常配合心情，朝阳在没有雾霾的湖面展开红红的笑脸。女儿全套运动装束，看上去跟“走湖”这个提议一样新鲜美好。我和女儿的关系一直以来的闺蜜，所以我们脚底轻快，一路谈笑风生。

环湖走完一圈，我们按计划从玄武门出去。女儿对午餐的安排，是请我在她们单位六楼的茶餐厅享用简餐套餐。从那个茶餐厅的大落地玻璃窗鸟瞰玄武湖，有一种仙境般的效果，是我最喜欢与她闲坐的地方。

我们如此这般地度过了大半个快乐的元旦。

晚上我们通电话，



梦境

程小莹

做一个梦，有时候像看一部电影一样，几个画面和几个细节，十分清晰。还很生活化。写小说也不一定编得出。我就在这个梦里，看见自己开车到杨浦的某条僻静的小马路。看到有个洗车摊。靠边停车。现实生活中，我到这样的城郊结合部，顺路看到马路洗车摊，就洗车；因为停车便当，也因为便宜，要比市区的马路洗车降五元。我靠边停车的技术一向搭

置。不是离上街沿半米，就是轮胎蹭在上街沿上；金属轮毂就被刮擦得一天世界。梦里也是。我感觉到钢圈蹭到上街沿了。咯噔一记。前挡风玻璃，已经被喷上洗车泡沫。洗车人落手快，先对你的车喷上泡沫，你不洗也得洗。拉上手刹。从车子里出来。问价钱，五元，真是便宜。我按照平时生活里的习惯，摸出香烟。点上。一边去看自己车子的刮擦痕迹；钢圈上有新的擦痕。

梦的故事在继续——洗车的开始操作，蛮规范的，像他们搁在路边一只方凳上的牌子宣示的一样：泡沫洗车。然后，用大块海绵擦。我忽然发觉，那三个擦车的，是女人，就是我在写的小说《女红》里的纺织厂下岗女工。有名有姓：秦海花、国茂娣、杨月宁。我分明看见，那秦海花，是领头的，趴着，擦后备箱；丰满的臀，撅着，上面的后腰头，上衣和绒线衫，没有束好，腰际露出一条雪白的肉。我脱口喊出她的小名：阿花。我帮她们安排的情节是，下岗再就业，伊是开服装加工厂，带了一帮下岗女工。现在怎么就自说自话，出来摆洗车摊头了？问伊。伊讲，等一歇跟你讲，先拿你车子洗好。三个女人洗车，手脚是快的，冲洗，穿着高筒套鞋。拿着水管冲，水溅上来。我稍许躲开了。擦起来，有点吃力；三个女人还嘻哈，头上冒着湿气。天冷的缘故；人还是有热量。

车子擦干。伊问我，要不要抛光打蜡。我说不要。还是新车子。再说不好意思麻烦倅。我从来没有看见过，四十几岁的上海女人洗车子。我不是已经给你们安排好，你应该做一家服装厂，还有一个服务性的“三产”，这些是下岗再创业的实业“布房间”集团；我构思得好好的，现在你洗车，叫我哪能弄法。伊讲，先从最苦的地方做起，也好；你样样皆想得太好。再说，你不是还叫我去擦过皮鞋吗？边上，国茂娣、杨月宁，她们好像跟我不是很熟，自顾将刚刚擦车的毛巾绞干，像过去上海女人洗被单后绞干的样子；两个人各拉着大毛巾的一头，一个往左，一个往右，将毛巾绞起来；水被绞出来，滴滴答答。我对秦海花说，你还是领导啊；有许多事情要做。啥个都不是。伊讲，就是个工人。女工嗑吧，说话嘲叽叽：像你哦，车子开开，样子好哦。

醒过来。还觉得她们在嘲我。连续几个月，写这部小说，就是想她们，日思夜想。她们便进入我的梦境。

后来就经常想这个梦。有些细节真的很真实。钢圈蹭到上街沿。写着“泡沫洗车”的牌子。还有洗车的价钱；我的小说，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，那时候洗车的价钱，市区的确是十元，出了市区，就是五元。还有女人腰际露出的白色的肉。她们两个人合力绞毛巾的样子。历历在目。梦醒过来的那天早上，我真的到车库里，第一桩事情，便是去看那车轮钢箍，是不是真的蹭过上街沿，有了新的刮擦。

了根木刺，帮我用针挑出来行啊？”我赶紧颠颠去翻箱倒柜找针了，半天，终于在椅角找到了一枚，回房间一看，外婆手悬着，坐我的位子上看着电视津津有味地傻乐呢！

我调小音量，安慰她说：“外婆你有些事尽管说，我听着呢！”外婆这才有点高兴：“这还差不多，手上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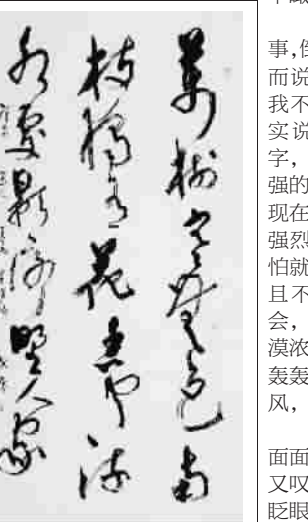
我半天不说话，然后我很没有风度地说：“你只请我吃了简餐，你请你后妈吃了豪华大餐！”然后我更没有风度地重提她爸爸当年搞婚外情的旧账，他俩拍拖花光我们的生活费，害我们过年只能在天桥下买便宜衣服，好不容易买块巧克力，分好几次才舍得吃完。我给她买过一只会发声的卡通玩具，第二天趁我们去上班上学，小丫头来到家里，转眼就把玩具玩得没了电。

我还提醒我女儿，她父亲自她17岁那年娶了小丫头后，就对她的高等教育、找工作、买房、结婚等等人生大事未尽过任何父亲的义务。女儿好言好语替他们分辨，说：“他

曾几何时，几个朋友围坐一圈，回想三十多年前某个夏季，有过一段年轻的漫游。说话间，却让那本难以接近的山与水遥远地黯淡下来了，因为我们话题，仿佛永远在暴露差异性。如果就有那么一句话，可以将你的心敲碎的话，你说它只能算是一句话吗？

真要比较起来，论戏剧性与情节跌宕，老妹子的偶遇故事，早已拔得头筹；论奇幻，我一定没有如某前辈大胆而活跳；论煽情，可又没有某美女那夜莺啼血般的感染力。我说的是深山夜游，邂逅一挂无名瀑布的往事。

回忆中，即使最优美



书法 倪源

兴安岭吟草

许辛

鄂伦春护林员

豹头角帽满山飘，马步风生绿海涛。林影花云长穗箭，溪流醉透古民谣。

夜宿山中

草棚人醉念松灯，皓月梢头问夜风。一曲山溪何处去？自于石上数星星。

夜深，风冷，雪紧。我在单位加班，短信乡下朋友：兄弟，好想你煮的那碗豆粿……

老家在大别山腹地，皖西南的岳西。山深林密，一入冬，家家户户，忙着冬腊风腌，要把成串的鸡鸭鱼肉、香肠口条，挂在窗台、土墙、门前晾衣竿上，让毛伢儿们看了，咂巴着嘴，口水直淌，满村嚷着叫着，“快过年了啰！”

南方人爱大米，北方人爱面食，皖西南介于吴楚之间，杂交出豆粿，汇集出南北风味：能像面条一样煮着吃，像饭一样闷着吃，甚至还能香脆地煎着吃。

豆粿一般选用质量上乘的粳米，粳米初舂足，吃起来绵，筋道。选好粳米，再把它和小麦、黄豆、小米、绿豆、芝麻、玉米、高粱、荞麦等等，浸泡14小时左右，按10斤粳米配3斤杂粮的比例，拌和均匀，再按5:1兑好水磨浆。

磨完豆粿浆，接着就是烫豆粿。烫字妙，别致，形象。不是烤、煮、熬、腌、风干出来的，是靠松毛（松针）灶火慢慢烫出来的。准备烫豆粿，先得定好日子，各家错开，七亲六姨邻居嫂婶，都来帮忙。这是细工，慢活，急不得，五六个人配合，各有分工：一个有经验的农妇，主厨，其他帮手若干。农妇主厨站在锅边，等锅烧红，用丝瓜瓤蘸油擦锅，然后用长柄木瓢或铁瓢，舀半瓢豆粿浆，沿锅边均匀倒上薄薄一层，浆汁有空缺的地方，迅速用河蚌壳或刷子刷匀，使薄饼厚度一致。约五分钟，一张豆粿饼就烫好了。然后，请小心，把烫好的豆粿饼铺

的词语也已失色。我差不多用了《红楼梦》里的奇妙构词“泻玉”来比喻，也很想直接诵读徐霞客笔下的壮丽形容：“路左一溪悬捣，万练飞空，溪上石如莲叶下覆，中剉三门，水

野瀑之忆

徐芳

由叶上漫顶而下，如蛟蛸万幅，横罩门外，直下者不可以丈数计，捣珠崩玉，飞沫反涌，如烟雾腾空，势甚雄厉，所谓‘珠帘钩不卷，匹练挂遥峰’，俱不足以拟其壮也。盖余所见瀑布，高峻数倍者有之，而从无此阔而大者，但从其上侧身下瞰，不免神悚。”

这个穿越的探险故事，倒很像是我们的传奇。而说话的过程中，我不光是表情，其实说出的每一个字，和内心皆有很强的关联。或许对现在的我而言，要能够更强烈地把语言嵌合于内，怕就只有沉默的心语了？且不说那些让我心领神会，激动失眠的词组：漠漠浓云，蒙蒙黑雾；雷声轰轰，闪电灼灼；滚滚狂风，淅淅骤雨……

但那几位听了却还是面面相觑，又喜又惊又悲又叹之后，其中一位眨了眨眼，一摊手说：“想不起来了……”也许，所谓往事叙述，得试着变得柔软，而非坚硬；流畅，而非拘谨；热烈，而非急躁；发现，而非寻找。自然，我也期待那种侃侃而谈、一泻千里之语势，但却总不能够。就像走了很远的路，到了城市的旧区，走到后才发现，眼前是一片拆迁后的废墟。人们都不知到哪里去了，又何况窗前的那棵树？

疲倦、无奈、妥协，似乎还有那么一些不甘。我

几乎是按着自己的头，那么反复地细说那个月明星稀之夜。且还要以拙诗为证，以证明曾经让我们惊叫的瀑布的独一无二，实难以忘怀……可这诗也是我在多年后，凭记忆写成的，不足为凭。索性不管三七二十一了，“呈供”如下：

野瀑/像落入绝望的梦/所以才突然暴跳/倒流、狂啸/我们却由此而倾斜/看山峰倒悬/剥离石壁，劈断树根/花叶飞溅似碎玻璃……/啊，一条飞鱼/中弹似的被击落/又一条猿臂相与腾跃……迎头撞来的鹰隼和坠落的月亮一样/倒栽在一片水银色中/颤——抖——“哇”的一声/带着被窒息的惊呼，疾风穿越重山/亦似穿嗓穿心而过……

也因此，我们再一次集合重游了。可惜，这次既没有看见如某老友妙笔生花的“珍珠屏”效应，更没有听到我所强调的“雷鸣般的掌声”。哗哗扒开落叶，虽依稀见到巨岩下水口的水滴迟缓，却已是悄然无声了。

但那几乎难以发现的一道白虹，在寒气里却悄然升起在头顶。一似水汽雾化、岚化，但也竟能还原我的美妙旧梦——当年的游伴，刹那恍然醒悟，并连连叹息着：“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一丝不错！”

此话当然不是说我所写的“飞鱼”、“猿臂”即为真，现代诗也是需要通过夸张来表达惊奇的。一如当年，老干让那一个年轻、洁白的前额，勇敢地探入到亘古的黑暗中一般。但谁又真正目睹了自然生命的全过程呢？

缅怀着那片曾经的大水，静若处子。而我们当年那份汪洋恣肆、豪气干云状，如今断然也是做不出来了……

在倒放过来的竹筒箕上，帮手一快速端走，放在一个直径约五尺的扁平晒匾中冷却。帮手二待豆粿饼冷却，立马折成长一尺五寸、宽一寸半的条状。帮手三把卷起来的豆粿饼，横着，细细地，一刀一刀地切，切成丝。接下来，就要看老天的意思，当风和日暖，乡亲们迅速搬出一大溜晒匾，上面均匀铺满湿豆粿，直到晒干为止。成形的豆粿

烫豆粿

黄亚明

吃豆粿也有讲究。吃法一，煎豆粿饼。把新鲜的豆粿饼，放油锅，沾上点辣椒酱，十条的美味可口。吃法二，煮豆粿。取下面条相似，先将适量清水烧开，再将豆粿倒入锅中，根据个人口味喜好煮5分钟左右，加入食用油、食盐、大葱或韭菜，即可食用。也可加入适量的小白菜或菠菜、红辣椒粉等。吃法三，炒干豆粿。先将干豆粿用温水浸泡几分钟，使其变软，加肉丝、姜丝、萝卜丝（青菜或鲜笋亦可）炒，再洒些蒜叶，淋上猪油或麻油；最后合上锅盖小火焖一会，让其烧出锅巴，令齿颊留芳。

小时候，我最喜欢吃炒豆粿。狼吞虎咽几碗，真是滋味绵长。

乡村是有魂的。乡村的魂是“年”。没有旧年味的年，是年的赝品。没有豆粿的春节呢？不算原汁原味吧。

老弄堂那时真有味，明请看本栏。

